

东野圭吾

黄真译

魔球

まきゅ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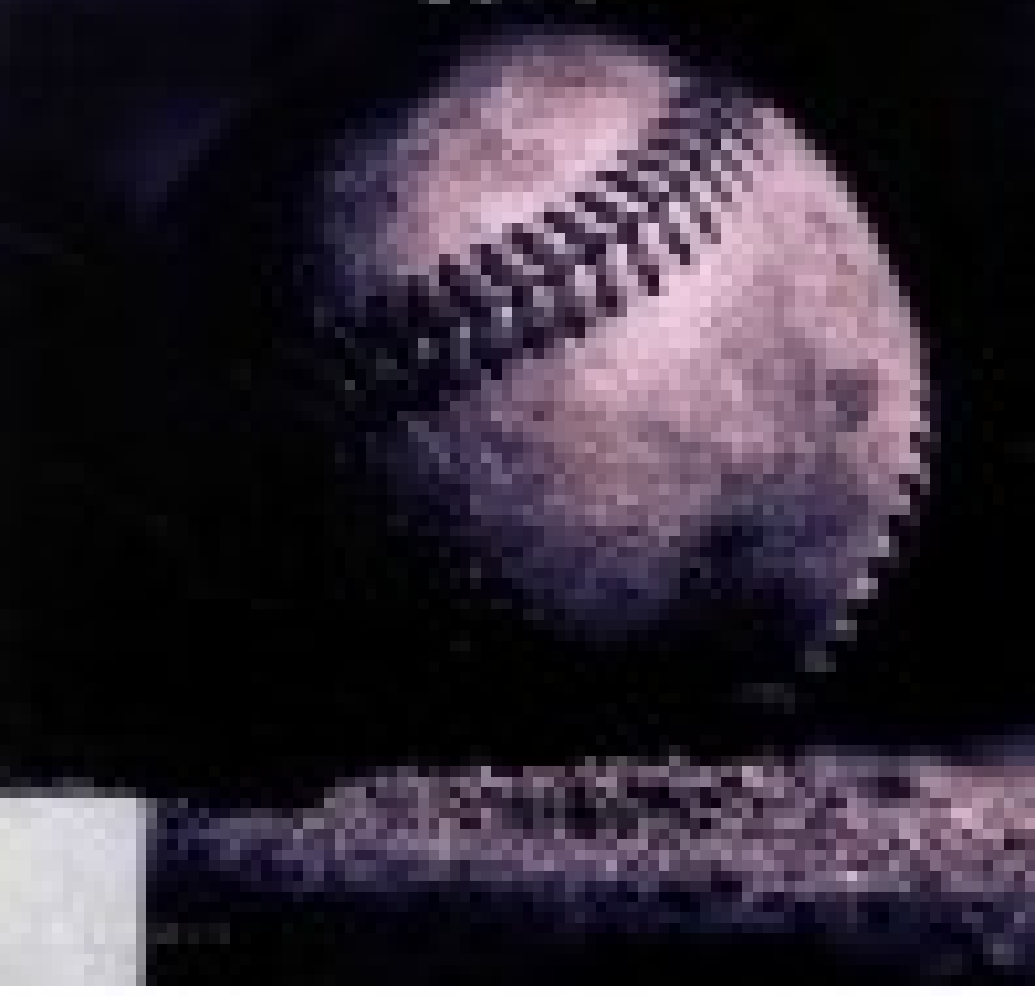


東野圭吾

三浦 浩

魔球

東野圭吾



魔球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球/[日]东野圭吾著;黄真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1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6934-6

I. ①魔… II. ①东…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48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25

MAKYUU

© by Keigo Higashino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魔球

[日]东野圭吾 著

黄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曾雪梅

装帧设计 金 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934-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章	1
插 话	11
接球手	23
证 言	59
传 言	105
追 捕	145
约 定	179
右 臂	207
终 章	243

序章

一阵春风从脚下扫了过去。

昭和三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须田武志站在投手板上。

这并不是简简单单一块投手板。若想站在这上面，得有一定的能力，还要有相当的运气。

武志用钉鞋的鞋底踢了两三下投手板上的土，一边踢还一边低语着：“运气到此为止了吧。”

武志并不厌恶危机，他一直觉得这就像是为获得快感而投资。让人心怦怦乱跳的紧张感也不是坏事，最起码，危机全无的道路上不存在成长的可能。

他抬起脸，吸了一口气，把视线移向了周围。

赛况实际上很简单。

第九局下半回合，对方二人出局，满垒，武志他们的开阳高中队只以一比〇领先对手亚细亚学园队，所以，只要被一击逆转，自己就

会被淘汰。这是个足以让电台的播音员充分发挥的局面，他现在应该正哑着嗓子唇舌飞舞吧。

武志再次观察了一下，各个垒上都站着对方的跑垒员，无论哪一个看上去都要比自己队上的守场员更成熟。

真难对付，他两手叉在腰上，叹了一口气，到处都被严防死守住了。

当对战的另一方被确定为有望夺冠的大阪亚细亚学园队时，武志心想机会来了。在他看来，这个对手再好不过，既能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实力，又能让职业棒球界的球探们眼前一亮。要得知一样东西的大小，就必须要有合适的尺度。

他这深藏不露的目标已经在不久之前实现了。今天早上的报纸为他打出了“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大赛头号投手须田武志对战亚细亚学园队强劲的击球手阵容”的宣传语，而且据比赛前隐约听见的传闻，已经有好几个球探开始为他奔走起来。接下来只要紧紧地压制住亚细亚的击球阵容就没问题，而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对方的击球手们面对武志投出的球，完全抓不住时机，简直就像在演奏一架没有调好音的钢琴，错过时机的挥棒反复上演。到第八局为止，对方有两次安打，但都因接下来的击球手打出地滚球而被双杀。还剩下的就是第九局下半回合了。

然而正当武志想要在投手板上哼一首小曲的时候，比赛的势头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先头击球手的一记飘飘忽忽、不值一提的高飞球，在三垒手面前啪嗒一声落到了地上。这是一记连老狗撒尿的魄力和气势都没有的击球，都想不到怎么才会失球，然而己方失误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武

志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看着三垒手，三垒手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久久盯着自己的手套。

三垒手慢慢走上前，蹭掉上面沾着的土，把球交给了武志。“刚才是因为看见看台上那片穿白衣服的人了。”

武志默默地接过球，目光从三垒手身上移开，重新戴好帽子。三垒手似乎在等着武志说点什么，发现武志并无此意，他便迅速转身跑开，又进入了防备状态。

其他的守场员也以此为信号各自回位，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先前的状态，不同的是，跑垒员出现了。

接班的击球手触击球，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个为协助跑垒员上垒而打出的教科书式的触击球。

接下来的击球手朝游击手打出地滚球，游击手接球失误，从这时开始，形势骤然变得奇怪起来。二垒跑垒员虽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却成了逆转局面的跑垒员。担任接球手的队长北冈来到投手板，将内场手们召集在了一起。总之一要冷静下来，得胜的是我们，就算丢了一分也不等于输掉——

内场手们的表情，既能说成是因恐惧而绷紧，又能说成是在愠气。恐怕两者都有吧，武志心想。至今为止未曾体会的紧张感和从刚才开始持续涌来的观众的助威声，或许正侵蚀着他们贫瘠的精神。而且，他们一定感到愤怒：为什么自己要受这种罪？

末了，守场员们散去，又各自归位。

接着上场的击球手被武志投成三振出局，但到头来，这却成了招致危机的祸水。守场员们刚因为对方被打成二人出局而松了口气，对方却决定来一个绝妙的上垒触击球。

虽说绝妙，但如果好好处理，并不是无法对付。然而三垒手就像被紧紧绑住一样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似乎要舔上三垒线的球滚过来。

一阵欢呼爆发出来，袭向站在球场中央的武志。因为有当地球队出场，一垒一侧和三垒一侧都没有自己的啦啦队。对大多数观众来说，武志除了是个值得憎恨的敌人，什么都不是。

第九局二人出局，满垒，只要一击逆转，自己就会被淘汰，这个情况就是这么出来的。

武志把目光投向了三垒一侧的看台，本地的球迷染成同一片颜色，在这大众中间有一片污渍般又小又可怜的团体，那是从千叶的偏僻乡村里过来的啦啦队。他们在面前放下一块垂幕，上面写着：“必胜！开阳高中！”武志是知道这几个字的，然而那块垂幕却奇怪地卷了起来，关键的字现在看不到了。

坐在最前面的就是校长“吊胡子”吧，武志想。因为他对校长那件新做的灰色西装还有记忆，据说那是为本次大赛而准备的。他在动员大会上似乎就穿着那件西服。“吊胡子”是个浑名，因为他头顶秃光，却留着胡子。武志想象着，在目前的情况下，他那引以为豪的胡子也在可悲地颤抖着吧。

观众的声音变得更大了。

定睛一看，原来这时四号击球手津山走进了击球手区。这是个块头像山一样的男生，相形之下球棒显得格外短小。而他一双野兽般的眼睛，看上去对武志怀着深仇大恨。

接球手北冈再次叫暂停，走了过来。

“麻烦来了，怎么办？”

他掀起面罩抬眼看着武志。与一米七七的武志相比，北冈矮了几

厘米，不过他比武志要壮实。

“真想打四坏球保送他，”武志答道，“那种对手不好对付。”

“如果保送他，对方就挤垒得一分了。”

“这么一来，就没有胜算了吧。”

北冈把手叉在腰上，瞪着武志。“别开玩笑！”他说道，“让他打中吗？还是让他三振？”

武志向守场员那边一瞥，与刚才制造失误的游击手对上了眼。游击手将目光移开，右拳嘭嘭地叩击着手套。

“到底还是让他三振吗？”

北冈似乎察觉到了武志的心思，没有回答，而是微微向武志一耸肩。

“O——K——”

北冈一边戴好面罩，一边走回本垒。他在套好接球手套之前，将右手的食指和小拇指竖了起来，大声喊道：“二人出局。”

比赛重新开始。

武志再次打量了一下击球手区的四号击球手。据说他的名字已经被职棒球探画上了重点号，此人确实有着让人满意的体格，而且击球也准确。武志今天被击出的两记安打都是这个人一手造成。虽说不过是轻轻触碰的球穿出了守场员之间的空当，但这并非谁都做得到。

武志对北冈的信号点点头，用目光牵制住三垒跑垒员，动作稍快地投出了第一球。击球手目送着低低打进外角的球。裁判的声音里注满气力，宣告“好球”。感到紧张的并不仅仅是选手和观众。

第二个、第三个球都是瞄准同一个地方投出的，但似乎稍有些偏离，被判定是坏球。

第四球让武志吃了一惊。津山似乎正在等它过来，气势汹汹地猛挥了一下。击中的球撞上挡球网，仿佛要刺穿它一般。时间和他的预测精准吻合，只是击球失误罢了。津山用球棒叩击着自己头盔的顶部，后悔莫及。

这个人能打中——武志这样想。

这不是实力优劣的问题，他不知道下次比赛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形。然而，最起码今天的球能被击中。武志心想，像这样超越人类力量的某种东西存在于投手与击球手之间。

这样下去会被击中——

接下来的球是打在内角的坏球。北冈点点头，把球返还给他。他与武志的心情相反，那是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表情。

武志朝三垒投了两个牵制球后，看了看击球手区，然而津山的气魄却丝毫没变，还是紧紧盯着武志。武志叹了口气，观察着北冈的手势。

他向武志要求一个直线的外角低球。

武志点点头，进入了投球的姿势。至今为止他还没有违背过北冈发出的指示。这是因为北冈的指示大致都是正确的，即便稍微有些出错，也从来没有被对方击中过球。

但是这一天却不同。

武志绷紧全身神经投出一球，津山粗壮的手臂和球棒袭来。时间预测得基本正确，转瞬之间，被击中的球从武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武志感觉球飞向了一垒线，他看向那里。只见一垒手在垒后方两三米处扑倒。而在更后面的地方，右外场手却呆呆地盯着骨碌碌滚在界外的球。

右外场手的旁边，司线员高高向上扬起手臂，宣告犯规。

球场全体观众爆发出一声叹息，乃至投手板上空都能感到一丝温暖的气息。

北冈又叫了暂停，向武志走近，他一脸苍白，在几米开外都看得出来。传令员也从休息椅上走了过来。

“领队说，干脆让他击中一球。”

兼任替补投手的传令员脸颊稍稍绷紧。

武志与北冈对看了一眼，接着，轻轻闭上眼睛，向传令员说道：“跟领队说，我知道了。”这位替补选手回到休息椅上，椅子边上是森川领队熊一样徘徊的身影。从未有人预想过他能出现在甲子园^①里。

“如果我干脆让他击中球，”武志一边戴着棒球手套玩弄着球，一边看着北冈说道，“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从领队的处境来看，只能那么做了。”北冈犯难似的皱起眉头，说，“你没信心让他打偏？”

“我倒是有信心不让他正中球心，”武志回答道，“可你看见了他像猩猩一样的挥棒和击球吧？要是球飞到面前就全完了。虽说我也想信赖防守队员，但大家都摆着一副球不会飞到自己这里的表情。”

“他们实力弱。”

“太弱了。”

“你想怎么办？”

“这样吧，”武志先是盯着自己的指尖，然后视线又转回北冈，说道，“能随我自己的想法行事吗？”

①日本全国高中棒球选拔赛的赛场。

“可以。”北冈答道。

武志于是将球拿在手掌上转了两转，接着，用手套遮住嘴，小声地向北冈道出了自己的打算。北冈惊讶地耸起眉头。

“究竟怎么回事？”

“你别管了，照我说的做行吗？”

“可是……”

这时，裁判走了过来，催促他们快点结束。于是北冈也似乎下定决心，猛地点了点头。

“明白，我下定决心了。”

北冈回到本垒，主裁判的声音传来。

武志深呼吸了一下。

第九局下半回合，二人出局，满垒——无论拖到什么时候，这个状况都没有变。

武志摆好静止姿势，注意着占据垒包的跑垒员的动向。球一投出去，他们一定也会同时出动。虽然有牵制出局的可能，但跑垒员离垒的程度太小。虽说击球手是津山，但武志的牵制球技术之纯熟也是他们所共知的。

武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击球手上。

对方啦啦队轰鸣般的欢呼声直达耳根：“打飞它——津山！加油！打败他们！嘿！”

“随你们去吼！”

武志全神贯注，投出了这一球。

看上去是个半速的直线球。

津山侧着脸，以猛烈的速度挥出球棒。击中了——他一定是这么

想的。但是接下来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却失去了平衡。他使出浑身力气挥出的球棒非但没击中球，反倒让挥棒的势头将自己带得一屁股栽到地上。

津山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扑了个空的球棒。

但实际上，比这还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球刚在北冈戴好的手套面前扬起尘土，一刹那间又滚到了挡球网附近。北冈扔下面具赶紧追球，第一个跑垒员已回到本垒。

欢呼与混乱。这期间北冈终于追上了球，他回头朝武志看去。然而武志却已经摘下了手套。

北冈也没有扔过球去。

第二个跑垒员头向前滑垒，了结了这一局。

亚细亚学园队和看台一团狂喜。一条彩带横切过立在场上的武志和北冈之间。

北冈好像在小声说着什么。然而武志的耳朵里却传不进他的声音。

武志将手叉在腰间，仰望天空。灰暗一片的天空。

明天会下雨吧。

他把帽子摘了下来。

插话

还有五天就是春季高中棒球选拔赛了。星期一，三月二十三日。

东西电机资材部的白井一郎从一早开始肚子就不舒服。即便是坐在桌前，他的下腹还是周期性地疼痛，根本干不成工作。虽然如此，他又羞于上班的铃声刚响就去洗手间，于是强忍了十分钟左右，才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洗手间就在资材部出门左拐不远的地方，木门上镶着毛玻璃，上面用油漆写着“男厕所”。白井急急忙忙推开门就进去了。

洗手间里有两个隔间，但其中一个门上贴了张写有“故障”的纸条。白井一边咂嘴，一边打开了另一个隔间的门。这个公司的厕所总是坏得很快。

而马上白井又啧啧抱怨了：他走进的这个隔间，里面的厕纸已经一无所剩。他于是打开那个故障隔间的门，准备拿一些厕纸过来。

他注意到这个隔间里面放着一个黑皮包，也正是这个时候。

这是什么？

如果是修理工的包，这也未免有些古怪吧，白井思忖着。但他没再深究。这当口他可顾不了这个。

时过正午，白井又去了趟洗手间。“故障”的纸条依旧贴在那里，他稍稍有些好奇，打开门看了一下。那个皮包果然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一个黑色、用旧了的皮包。

这个时候，他也还是只稍加揣摩，并没有碰那个皮包。

当他发觉这事有些蹊跷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回上洗手间了。故障都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放着不管，这种事到今天还是头一遭。而那个褪色的皮包还是和早上的状态一样，一点儿没有触碰过的痕迹。

会不会是谁落下的东西？

白井环视皮包四周，却不见上面贴着任何姓名牌之类的东西。

于是他下定决心，准备将皮包打开来看看。这包从早晨起就放在这里，就算被人看了也无可奈何，白井这样想着。

虽然在手触到拉链的时候，白井脑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是慢慢地移动着手。

东西电机株式会社总部内被人安了炸弹的消息被通报到岛津警局的时间，是当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安放炸弹的地点，在事务总部的五层大楼内，三层的男洗手间里。发现者是资材部资材一科科长白井一郎。

距离现场不远的会议室，白井的情况听取会在此进行。主持者是千叶县警本部搜查一科的上原和篠田。上原三十岁左右，身材结实，